

幼  
學  
堂  
文  
稿

幼學堂文稿卷四

吳縣沈欽韓 文起

蘆花賦

逶迤枯岸灑森長河素藏儷采金風翦波天則激空以縈  
練山則羃靄而點螺旣綿眇兮蕭瑟復櫛蠹兮鬼峨景晻  
晻以映芰籟刁刁而戛柯登艫一望愁緒如何乃有淅歷  
寒兼淒迷衰莢編牒雨乾擲笙秋歛白露光晞蒼波漪淡  
葉亂繡黃花搖灑激牽雀桁之釣絲鋪鳴陂之舞毳旣翹  
影而如篔亦襲颺而欲糝是水叢叢不雨濛濛颯苔衣而  
微霰錯蓼跗之小紅唬眼江邊紫蕙愁心江上青楓墜寒

雲以共宿媚寥天而薄烘攢霜花及霧葉披鷺縷與鳧翁  
門襜褕於潭鏡散如羅於姓空颼颼焉颼颼焉乍皓漾兮  
連澈或演漾兮隨流卷茅屋兮冒絮冑魚鬣兮綴旒撲晚  
霞而覓雁吹朝暉以戲鷗助潮聲其從萃戀月影而孤留  
催平臯之隕擗送遠水之歸舟若夫澣統怨婦采葛羈臣  
珠炯霜夜錦碎煙春見飄纏之凋卉思浩蕩於芳津襲襟  
蘭而蒙淞撒鬢蓬而騷屑點水生寒紫煙無色桂旗閃毳  
星旄落節白頭短吟青衫促別房綿宿紫鴛園覩飛紅虵  
嫋嫋便爲箱采采不成氎至如折芰隱淪緯蕭老實淪淪  
清漣幡幡衰柳與婦裁縵呼童縛帚織箔雲溫聚沙雪厚

坐春雨而掩篷汎秋瑟以命酒足以號窮士而狎谿友歟  
乃歌曰秦皇蒲繫馬西施石浣紗一夜橙橙石頭雪三春  
漫漫大隄花金風忽如起玉漏聽誰家

小雪賦

嘗說餅之嚴宵共檄酒之佳士窺戶生明褰簾自喜降霜  
則繁集霰而玳刻玉爲霏翦冰作水於時沍寒中物會陰  
布郊木如束介風欲折膠凜霰未潤洛澤空交覘隴隴之  
月鬼聽淅淅之林梢傾希聲於曉箭儼虛白於重茅於是  
下廣漠散熹微窺空庭撒重幃已闌更糝欲墮還飛舞塵  
點點落屑霏霏偶同玉戲已益地肥枕椰之麴可碾鷺鷥  
之翁乍披廊虛稍積徑小寧迷封梅猶馥壓竹不低耀銀  
海而微縞揜墨雲而尚黛錯葭灰之潛籟瑟研池之流澌  
爾乃入夜增妍迎晨助曙雀啁已殘苔掩仍露鴛瓦映而

齧齧錦鞵玩其步步著樹則野繭初縈迴風則落花欲聚  
巖岫幾敝林皋更倩濃澹爲圖粉墨相間落落方罨之基  
楚楚澄江之練列松屏而仍青岫鶴翎其自炫寺樓閉而  
銷檐漁蓑掛而待伴淊淊野煙沈沈澹日黏枯槎而著花  
繞井床以成玦橋滑則借書方歸驢瘦則尋詩欲出不隔  
青帘之醉稍添翠袖之寒停杯兔園待擁權剡谿看何時  
玉龍子萬匹碎冰紈

落梅賦 并序

仲春晦桐生太守招遊湖上園林積陰多雨風物淒戾  
如嚴冬梅花所處散落如雪惜其開遲落易抽豪賦焉  
放春兮春杪玳玉兮風峭尚繁英之霏霏兮儼陸離而四  
照惜惇惇之辭枝兮睇空山其窻篠颯貞絮而辱緇兮怨  
嬰春之迹埽原夫莽蕞攢錯盤濩發醜樛枝帶椒夸條界  
水擁雪而腴垂冰則縈清氣資真古心蘊美月爲鏡兮綴  
華玉作骨兮映玼粲疎花兮獨笑闕遙情兮自喜至若春  
光溶漾春緒芊緜沐膏照日總翠飛煙嚶羽如訴錦帟欲  
前聯眇遺視璀璨生妍折花出手詠花比肩於是瓏瓏鄂

足并并粉鬢朝采刻瓊夜光孕珠澡雪塵坳精耀敷薜汎  
瑤瑟而欲動倚翠袖以相溫羃碧天兮漠漠篴素月兮魂  
魂方五衢之華燭背一枝而澹存媚綺窗之春寢逗碧沼  
之春痕則有淄淄成陰濂濂作雨風戛瑤階寒支繡戶佇  
芝蓋兮不來酌桂尊兮誰與玉筵罷吹翠禽無語濛濛入  
雲寂寂委土自擁髻而淚瑩孰封紗而香聚閉高樓兮結  
眉對明缸兮縈緒問餘春之幾何想落英之如許遂乃洗  
鉛華散粉靨點碣礪逐淪漪煙扶終墮蜨駕同飛整若墜  
鈿錯若碎璣蹋歌珠履鬪舞寶衣傾象奩兮粉浣飄鴛瓦  
兮露晞傳金苔之的的窺羅韞之微微挽餘氤於薄霧送



瘦影于斜暉陌上斑駁簾筠紫燕香國迴腸妝臺掩面雖  
百卉之競芳柰三春之已殿履陳迹以空歸思流波而不  
見倘玉塵之可返擢冰壺而共薦

南墅書目後序

陽湖盛舍人甫山先生官京師手聚書二萬餘卷古今六藝九流學者所必當讀之書規模畧備其同郡李庶常申耆爲之補殘缺汰叢複部有表卷有標朱紫釐然甲乙瞭然因指讀書之大要爲南墅書目序所以成先生嗜古之志而蘄於後來之英切磋究之甚深切著明也夫易簡冊爲方絮罷傳鈔爲印板往古之於近今寒士之於高貴其得書之難易較然明白然而參攷得失能自樹立之人又往往不盡係於此王充以家貧入書肆汎閱葛洪日課數十紙陽城求爲集賢院小史皆能通貫古今卓然爲聞人

豈非以得之難則嗜之篤而思之深乎唐宋閒雕本稍稍  
流行當時以帖經詩賦取士則皆驚於擗摭記誦已戾古  
人原本殫洽之旨然未有如八股盛行而舉劉歆荀勗之  
所簿錄孔鄭班馬之述作盡東諸高閣而呻吟於陳腐俚  
鄙之故紙其狡者又或掇取側句新字以就程試爛然滿  
紙其稍知感愧者曰吾獨患不得於有司得之矣曰吾方  
簪筆承明爲今之文章則搖手禁忌不敢道古一語嗚呼  
今之業進士者果有異於古乎古之高文典冊果不可行  
於今乎人之心思才力其可用者僅二三十年而此可用  
之年既消耗於腐敗之帖括復窮揣於俳優之文辭終其

身無讀書之日矣今試舉此二萬餘卷之目有畢生不能  
舉其名焉有僅識之而亡所訾省焉又有剽竊割裂以便  
於已之私者焉趨向旣岐雜誦都別日月袞袞浮榮一曠  
金紫白楊澌然影滅又况窮達利鈍未必盡人能操其權  
耶此古人之所以終不可企而今人乃致不足道也 欽韓  
駑鈍少時寒苦年十九始見漢書全本嗣後稍從相知假  
句又以俗累不能卒業乖於今而無及於古中夜嘆惜怛  
然負疚竊幸得交於先生望娜嬛之地琳瑯之富時欣羨  
而思津達焉今以下第南去辱先生之素契用舉平日所  
煩懣而不釋者以質諸先生因爲南墅書目後序

研山月夜彈琴序

清谿賦詩蘇門杼嘯思壯赤霄興滿丹壑昔人高致有自  
來矣况復韻磬響泉幽蘭白雪繹龍氏之雅材品柳公之  
雙璫宜志高山得聞天籟同里錢子昆季近擅此技垂簾  
永日風調雙清佇月良宵縵聲雜弄時則林風微動河影  
欲橫磐石暫愒稚泉蒙流繭緒乍振纖柯答響迨乎心繁  
已禁指暢能和藹藹若春雲浮空泠泠如秋露潤葉希有  
唱而萬壑哀吟那羅調而諸天怵舞至若梧宮煠老胥井  
波寒魚龍怨其鳴夷花草愁乎香屨餘艸一去麋鹿羣遊  
此則雍門之操動羅綺之纍欬廣陵之散發荆榛之憑弔

翠然長望瞿然隱惻者已少焉松頂月圓竽雲定墮  
擗拏絃鳴蟬咽霧隔林犬狺深巷人歸瓜蔓搖風簟紋如水  
秋氣琴心迸入魂寥蓋自兩季京洛素衣爲緇菰蘆逸士  
山水清音騎龍弄鳳之遊綴露張霄之志忽入故林依然  
舊侶何啻得亡珠於赤水滌塵筆於天池乎用軀煙墨聊  
志風流七月十六日序

公祭吳年伯母戴夫人文

嗚呼妙真芝熟善慧花明篆垂人身劍返墉城文軒輟和  
綵服闋馨淑人邱在慈母山傾隔歲五羊一朝雙鶴初慰  
泥金忽傷廬聖視含寢門窺奩喪幕毒痛寧任徽音可作  
緬惟筠簡允播蘭闈脂粉思德瓊琚聽規刺鍼篤孝翦鬢  
矜慈風高竹筍節勵荆箕王謝婚家崔盧閩簿驂鳳瑤林  
嘯烏桂樹懋祉霞昇芳猷椒蕩脍志厥心銘惇戒傳始隨  
鹿輓甫奮鷓聯靈臺炊斷東郭屢穿藥崧糟食孫晨葉眠  
鬻釵剉薦惟淑斯賢陳義周南興歌板屋霜明朱弓斑絲  
纏稍紅旗霧開白羽星逐聊佐慨慷夫子是勗處豐如約

居安誠佻翟衣映身象笄儷貂岱雲蓋擁蠻花匿飄誰華  
妝鏡珠江歸橈根於子良茂自天植春日鳴禽集掌而食  
冬月報囚執燭而泣竈養銜煦鬼薪誦德河潤百里戚鄰  
靡遺乞漿得酒出泥入脂埋羊先慮拯斛平施抒情赤管  
講道紗帷爰有令子折蓼髻弄弟子職詮勸學篇諷縫裘  
課程攘捲齒從桓山一鳥果爲鳴鳳允宜皓鼓金齒鐵牙  
樊英共拜乙逸同車萬石珂里三戟槐衙彩雲屬樹春洞  
迷花月冷房櫳風迴縞練鈎識金鳩筐辭玉燕素柰花開  
青杪葉變聖善傷心遺掛空眇恭聞澣域彈指法門飲光  
金補嚴一珠吞樹神奉饌雁王迎旛入如頓徹五繫空援



鳴鹿同偕漸鴻異路孟仁推被大英供具雞黍虛期絮酒  
遽赴白蓋霜悽錫衰風逆夏哉孟母尚矣萊妻春秋家範  
吉凶書儀集傳丁婦禮箸宋師素帛之義敢頌單詞

祭徐太夫人文

玄芬示研青汗陳書一封輶送九節杖扶忽巢戴任悽斷  
慈烏愍孫桐杖子野苦廬林下謝家閭前班惠玄壽肇嘉  
倫芝較慧玉燕於懷石麟爲儷銘菊高秋頌椒元歲盤龍  
妝鏡金馬書刀五經笥發九張機纒旣欣稊種那顧麥漂  
瀚塵黃葛醜面紅桃嘉耦曰如善心爲窈加粉絜鮮樹蘭  
芳好五色雀占一枝桂表壽集曲生釐迎富媪令狐師汰  
夏侯世經賢良負笈文學宿廳留賓剡薦縫帙篝燈文惠  
愛玩稚舒服膚霜蹠一蹶商喚那聞槿華寒露松翠斷雲  
靈光空賦略例纒文杜參閼閣趙歧封墳藐焉客兒百藥

爲哺婉然貞姜孤鸞不習雪涕飴含吹燈某譜萊衣蜨榻  
嬰書蝨聚宿苒長豫卅角孝源能明刈稻代解觸藩小同  
就學景完致歡牛頭是顓熊膽仍丸背人之思蓼儀之慕  
一夕貞蕤同埋玉樹灌鏡空悲牽衣孰顧送抱推衿熨襦  
作絳陳羣著膝姜宇倚門雖嚴師法終假慈恩壁池釋菜  
青廬饋笄庶娛暮景永愴逝魂廣被交賢懷鉛就學凜警  
倚閭追潛秉燭綠衣比鮮黃垓邀福梁國葛龔廣陵徐淑  
雖懷郡牒未辦官錢握衣家術待膳華顛方切留考自慶  
纏綿騷騷皋樹晻晻虞淵褥冷寒蛩銜昏銅鴈衡山劍歸  
幔亭樂散五色饀嘗九花樹換風旒縈回霜笳哀戀昔與

文孫同客蕭齋書傳祝簡室憶畏雷騎驢卜識說餅感懷  
鞠凶卽遣孤露同哀萬歲千秋金鄉石室辟邪闕起襄回  
車給王叟補箴女宗據實絮帛聊陳彤管無斲

文學湯君誄

維嘉慶十五年春正月日文學湯君卒珠沈川涸玉哲山  
枯金苔條闈空指讀書之堆琪樹長埋誰是談玄之墓嗚  
呼哀哉君名彬字珊文初節挺榮朝暉耀采書通急就經  
許饒爲八歲喪母敬宜哀慕解鏡靈圖郝公辛勤哺糜外  
舍輟篠驂之戲從鉛槧之遊重規多病以百藥爲名靈運  
艱生有客兒之號稍長益勵揚囊每尋邱蓋試諸生之家  
法射博士之甲科方欲身通六藝胷貫百家爲士林都講  
稱閉戶先生黃雀無徵白鷄遽癘中道而天春秋三十肩  
糧十斛折卽數升書搥墨斜講帷塵集烏乎哀哉夫穿勞

山之井雖出土逾難酌中衢之尊在量腹而受欲騁權奇  
豈限藺植彼土梗四科秭穰七略柳津方欲上章魏郎惟  
知弄戟悠悠沒世汶汶何傷君則藻思如雲激懷若月纔  
過杜參之歲偏嬰衛玠之痾朝露一晷槿華不再又况含  
悲長豫忍視書題灑涕令嫺空調薑橘愁聽阿子之歌痛  
深寡婦之賦嗚呼哀哉六淳之星未禱藿爽之鬼何依金  
刀芒掩風流歌於威明縈館風婁笑詔存於孝若乃爲之

誄曰

苗芳穎兮女夷遭秋霜兮忽悴椒豪翰兮天衢逢疾風兮  
斯退嗟此君兮弗康志則壯兮身瘳遘宿命兮殒殒隄長

途兮侘傺蜚英聲兮鬢序後茂實兮書林頰緹繒兮玉采  
錯組練兮金心津唐述兮窟遠望葛衍兮山深日千里兮  
一日期百歲兮自任迎讜氣兮霧潤廓氛祲兮春陽推任  
卹兮惻怛佩箴誠兮劬勩若意怠兮無競如騶牙兮弗傷  
胡修惠兮不祿豈材僞兮不祥失且雞兮自鳴應春花兮  
猶凍絨綵襟兮生蟬橐班管兮散鳳秣陵書兮未答靈光  
賦兮孰諷舊鑿齒兮書堂新臺卿兮文冢承帷帳兮鐙影  
變弦誦兮哭聲逝元瑜兮壯歲遺金瓠兮弱齡鸞長孤兮  
寶鏡鶴不歸兮碧城遊風澤兮恨結溯寢門兮魂縈辭槐  
市兮春風指松門兮夜月山弔鳥兮幽局石望夫兮貞闕

志竹帛兮何窮圖鍾萬兮無歇闕芝英兮長馨庶劍氣兮  
不沒



答周保緒書

得書鍼砭頑鄙循環雜誦喜悚交并自棲景家衡日與田  
儻爲伍市次嘲鬪喧豕狃牙孰有以先哲法言繩墨之而  
警欬之者乎足下資性高朗勇於改過近者旨論益復粹  
然抑揚高下甘苦自得歎吾爰學道深造如此然僕之奉  
教於君子及周旋於庸衆人中自謂如淄澠之分朱墨之  
別非詹詹之智能然也枯禿不堅於金剛輪野干不雄於  
師子王夫人而辨之如屠沽兒與足下等較其厚薄比其  
好惡其相懸絕豈特百億由旬哉徒以直諒多聞之友不  
過數人散處四方宦者學仕寄食爲餽不得數數見而此

庸衆人如蠅如塵所至成聚從萃翹獍日來嫪媯旣無隱  
龍遁芝可以匿景藏形其小小謁食勢不能絕不相共若  
輩方以同志同類接儒入墨百妄一真握手指心僕於此  
時寧能噤不發一聲哉對牛鼓簧游戲三昧謝談萬端十  
數年來所遇大抵如此俛得俛失如雲如雨亦不可悉數  
矣然粗可告於友朋者自處有素與之作緣分際了了如  
清濟之貫濁河如六祖之食肉邊菜假如析微塵爲百億  
分不能有一分沾染於我雖日閱百千人庸詎有一人在  
心目中哉往在都下有以懷刺占視相憇者僕之杜門自  
若也及歸家又有以雀鼠分肥爲妬者僕之屏迹自苦也

則其不爲叢棘徽纆也明矣足下所爲臆臆過慮不知其  
謀然而解如土委地也熟矣若塊然獨居不遽則瘦南鄰  
酒伴相與聊浪歡然取醉此固不能免也人誰不欲與明  
師益友共處一堂切磋道義一言一行皆實事求是豈顧  
舍此而就彼哉旣以伏處蓬蒿爲窶人子不能青芻白飯  
扳高賢之駕又不能負書裹糧千里相從至孤憤無聊神  
識瞪瞢舌本間強亦可憫矣古人言與讜人遊如行霧中  
潛自有潤僕之不蒙其潤久矣足下又謂僕責讜之道不  
擇人而施此其累誠然又復作是思惟以吾心思才力與  
撰恟瞽無所異於人用能區區自立者皆二十年來交遊

同志刀礪石錯之益也而我今日於才智具足者何有加焉正當向邪見熾盛之人作威音吼摧破魔燒使方員鉞捩不至偈滅無餘豈可如啞羊僧爲自了漢背此二十年來交遊同學之恩乎僕則有可慮者海內之廣酬應所及百庸人中庸有一佳士又豈無一桀黠有才之小人此百庸人不過無益於我之動靜作息而此桀黠有才之小人一旦置身青雲且遺誤方來殃及根本天下滔滔秀眉穉齒聚頭促剝率儒而駟僧者也有此桀黠者含沙吹腥叫噪眩幻如驅羣羊如簸糠粃從風而靡矣一二佳士猶芳蘭獨秀於虺窟糞場中安能揚其清芬哉吾道孤立人才

不振所當太息者此也僕之不成浙行良卿能述其故家  
食者一年矣顛顛何傷亦緣方寸素定耳豚犬無般若文  
字綠恐不堪負荷近舉一男以慧珠名之蝦不生鯉子虞  
翻所歎亦不無幾微企望也飲量比減十之三於客中尤  
搏節不能名我酒狂惟不肯作阿修羅行耳白駒過隙如  
露如電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何日過敝廬翦燭深談  
也

明總兵官太子太師左柱國靖南侯黃忠桓公墓碑  
雲臺改步黯丹采於高陵宰樹無枝漂黃腸於孤竹而廣  
達故敢尚挽簫管忠貞幽竊每敕松楸廉丹寧蹈狂刃傳  
僉不豎降旗固已氣激三五義昭八百老人瘞血同哭壽  
陽壯士埋魂齊歌島上此則碑名墮淚廟有觸鋒飾頑以  
教忠鏡古以存勸所由尚也公諱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  
戴斗儲精繞雷感氣家稱雁戶人號虎侯能包樂進之膽  
不皺耿豪之矧年十二便歷行陣著兩當而穿營掣兜鍪  
而得首豈獨操刀上岸早顯文臺劓鼻置懷少奇士信由  
是得郡錢而買馬保鄉壁而質牛給冗從於公乘隸無難

之子督最功至遊擊長鉦都尉先防踏冰强弩將軍共觀  
没石崇禎九年稍遷副總兵領禁軍麾騶虞幡督虎豹騎  
角抵推其抑咒上壽夸其落鵬時則百六邁難生靈糜沸  
屬地蜺妖漫山蛾賊銅馬鐵脛悠腸狗態之徒麻起於山  
林白雀青牛殮血膾肝之輩雲合於方鎮推轂非朱儁爭  
飾文降上簿皆馬賢誰親親問斂義錢爲盜餉寫孝經爲  
軍謀於是黃衣玉印稱帝自娛毛面絳頭苦奴求代等竊  
棗之諸天盛畫眉之三老公則簡豬突豨勇之士揚羊腹  
鋸齒之威奮割肉食雪之艱厲披髮抗音之壯搏王家砦  
鍾鮑家嶺羈革里眼刲三鷄子路潤斷髻而致師丘鳩投

車而碎賊臂瘡爲金印之徵首功得繡衣之賜十一年署  
總兵官十七年封靖南伯分駐鳳陽移鎮廬州於是周訪  
左右之甄攝憤復戰段熲東西之騎被羽先登朱伺鐵面  
狀若鬼神長孫雕弓聲如霹靂迄秦蜀楚豫盡失而東南  
晏然公之致力矣豈意金鷄失曉玉馬無歸衣匣委塵刀  
輪如雨皇路傾焉兵旤極矣旣而五馬渡江九虎出關蓋  
福王竊號也一過再涉五漫六僭始悔張布之奉迎繼誤  
蕭斌之退守佃夫恣其鉤黨昌豨多已建牙或桀鷲山頭  
或奔窮牛角巢幕知危累卵非懼其年進公爵爲侯加左  
柱國以青州兵之旌麾奉蒼頭公之約束甘寧釋怨而移



屯郭典當衝而作塹尋以上流傳檄王琳之部遂移坐使  
馬頭舉烽毛寶之援不及輶車肉薄攢柱崩燒殺羊之馬  
如焦熬之投裙布之旗盡鹿垂而潰蓋公以禦左夢庚於  
江上而南兗覆沒臺城烏駭福王奔於公營公方涕江襄  
傷倉黃列陣陳安矛矢不待三交彭樂腸流非緣一醉伏  
歿中項不爲降將軍脫胄斫頭與作開國伯蓋公歿而田  
雄挾福王以降矣嗚呼當漢之季傅燮本不求生逮吳之  
亾張悌獨能就歿其部將葬公於儀徵縣之方山卽其太  
夫人故阡也萬家未抱尚騰絳帛之光百步不樵已失金  
蛇之氣濤共揚於胥母夢難託于舊營嘉慶十六年辛未

陽月知縣事屠君倬式弔幽壤遙酬冥漠以爲縣竹隕身  
簪纓尚被東關授首封樹猶隆刻木而祭將祔西門之祠  
生金有碑庶知秦頡之墓詞曰

元二之厄陽九之灾黑丸塵起赤囊溪來玩此乞活釀爲  
盜魁兵纏象魏血滿蒿萊六郡良家一爵公士行探虎穴  
坐畫軍壘適從兜鍪得此貂珥髑髏懸鞍鼓角殷耳阿杜  
金釵王髦寶劍葛榮未縛李齊致念著翅乘超刻膚鏃驗  
馬革空矢龍髯忽陷競推舊邦誰慨新亭畫錐徧鎮刮席  
當廷江沉鐵瑣塢語金鈴求雞徵杖一旦灰釘吁嗟黃公  
疊禍重戾不起鼓聲已壓雲氣王雄槩擬樊猛船棄聚號

彭亡邑徵菟避天生材武國糜好爵冠軍起芻營平圖閣  
時來飛熊運去凍雀氣作風雲骨竄溝壑惟忠與貞光昭  
令名項燕不歿周彪如生鬼雄故隊巫覘新塋揭書原仟  
揚善王旌

贈及三慶序

欽韓少時習佔畢窮巷中見古書所載賢豪長者交遊淬厲於風雨晦明艱難契闊之際未嘗不慨然想慕其人稍長聞當世之魁竒宏碩高才而茂聞者竊銘諸心鯁鯁焉惟恐不得交其間年旣壯經涉世事則方隅都會中向之屈指而誦說者皆握手若平生盡其言論風采所不獲見者殆寡焉竊自喜幸又以爲天下之大人材之廣愈久愈出其心折而神往者將不可更僕數也間歷燕齊秦趙之地持此心與稠人晉接迄未有踰於所見所聞者豈翬翬之思有不盡耶庸渠知向之屈指而誦說者其才本不易

也然就此魁竒宏碩高才而茂聞者旣幸而識之其學業  
取舍之不同則又有親疎離合其間烏乎偉才旣不恆有  
有之苦不相知知之而交遊志趣彌難于相得又如此哉  
錢唐受三慶容溫而光言和而旨確然自立篤於氣誼辱  
與余交盛相推而過自損抑欲得余言爲贈詩傳云贈者  
增也贈之言使行增於義余何足以副之雖然互相標榜  
張其徒黨以馳逐聲利之場余與受子羞爲之重其所不  
必能矜其所不易言又不敢用此而禱待同類也兌之卦  
爲澤爲口朋友之講習象焉請受子以納讜者爲兌之澤  
而余以進讜爲兌之口可乎古之人窮經史百氏循精深

遠大之旨亦不遺名物度數之細然後道和性靈模寫物象託爲文詞不急於炫耀而大名隨之今人之意向於編摩研削時大都爲榮利耳不則以是博名高耳爲文詞者將束書不觀知訓故者率不工文人之業岐古人之學爲二又濟其苟且市販之私無怪乎爾然與肖翹漸滅也松柏材之美者斷巖絕壑間固有不假尺土而礫柯尊丈者有之亦幾矣畸人逸士有不資學問而磊落天地者有之亦幾矣父子之於學我知其不驚於名而蘄至乎古人此則余素所望於交遊有以諗其志趣之相合也

儀徵縣初行紡織記

一耜一鋤一鎌一耨農之事也不則其入校官與削思次者也舍是爲莠民一刀一箴一杼一筐女之事也不則老疾者與其斂䟽材入春橐者也舍是爲佚女豕宰掌嬪婦之職貢太公陳十盜之在室古者農事旣畢婦人相從夜績一月之功得四十五日化國之日舒以長殆謂此乎讀豳風之詩觀其婦子憂勤而知周之所以王風雅之變不績其麻休其蠶織而知小國所以凌夷宗周所以泯威然則政之強弱俗之理亂本乎里巷之好尚妾婦之勤惰非細故也今自一鄉一邑之細雖不係於興衰強弱然士之

貧富俗之善惡靡不由此以是清詔揭書而告以是採風  
土均其同錢唐屠君倬由庶吉士出知儀徵縣聰明燭幽  
威令謀癥繩墨折折霜雪將將由是鈴下之婪酣眩瞞害  
文而乾沒者惕息以聽命閭左之黯猾攬秘瀟銳而梟鳴  
者破黨以竄迹窮里灌莽之間無害氣曲巷白版之中有  
吉語是則畏威而知悔知悔而萌善此可與爲治之幾也  
乃立衆於廷而告之曰若知貧者日貧殷麟者亦胥於貧  
媮者日媮長厚者亦胥於媮其故有由乎七十萬指無常  
職者什居其九不知節衣嗇食俾婦女習於驕嬌十指如  
椎一絲一縷茫然不曉其所自安得不貧貧久忘耻入則



詢於室出則誅於奸安得不媮絲枲之鄉其風淳樸勤力之家其人馴謹今將爲若飭婦功正女德佐日分之資啟貞靜之化雖然蠶桑當以漸紡織較於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破格以厲之空言無補也於是造機鑿若干給以具頒練縵若干貸其直患其繁不閑也則庸外嫗以教之慮其市無售也則納月吉以償之別其勤懈攷其功楛費取曩俸巨室樂輸者聽之而戶不擾事決隱親賢豪倡導者延之而吏不與有條有理如風如草由是家有鳴杼人懷挾纊矣邦之人走相慶曰屠公視我如子爲我處置家事如其家訓若何而不盟肺附惠若何而不浹骨髓今而

後衣食之教誨之公之賜也尸祝之社稷之民之志也耆  
老感泣婦孺鼓舞盛哉中孚之德至斯乎昔茨充之臨桂  
陽崔寔之泄五原皆以紡織教民前史稱之然其意止於  
易荒憬之俗得利用之饒條教所頒便爲美談未有若茲  
之殷勤懇至旨淡且遠漸被於無窮者也他日冠蓋循行  
桑麻蔚望鄉貢八蠶人歌五袴杏花菖葉竹馬鳩車卽爲  
朱邑之桐鄉文翁之石室可也吳沈欽韓記

吳蠡濤先生七十徵詩序

黃耆介雅鄉俱之盛儀清風宣德雅材之令則自非年秩  
並茂功施不朽易著鴻儀之吉詩載龍光之美表鄭公之  
鄉築羅侯之城則無與於全德之志耆舊之傳揚音金石  
敷藻圭璋可得畧焉若年丈吳公其朝野之陽秋人倫之  
瑞表乎公之誕彌烝有吉徵探金於社布策於懷先代明  
德克昌自公束髮授書爵里之刺百人不忘藝文之志千  
賦欲補與同產弟少甫觀察喬髦並爽覽舉兼難年十九  
舉於鄉方伯之器早識游殷高第之生偏奇張逸旣冠遊  
京師揖袁逢之庭屬觀元叔會黃瓊之帳無過申屠公以



少甫觀察已成進士由翰林改中書繼公之迹焉雙驥千里二史一門同克會試檢詳官同命漕試考官豈獨夾河爲郡花明棠棣之碑經旬就府香滿鳴珂之里其取士也拔於菰蘆鬱爲杞梓第五倫之舉將許隔屏風桓春卿之高弟先承帷幄乃有雲南視學之命金馬碧雞之道白狼槃木之歌旋以母喪歸講停石室兆卜金鄉服闋隨福文襄王赴粵駐師安南立銅柱於狼荒獻金人於鳥了於是分巡雷瓊道之命馬人叩鼓而迎山都易鹽而出南方草木堪入奇觚北戶侏儸皆能雅拜則有廣州督糧道之授車輜隨於二鹿聽事畫其五羊有劫帥何德廣跳刀走

戟負毘帶鈴盜跖之黨數千山君之號十載公乃厲廣漢之聰明用升卿之智計以爲銜枚而進破柱可禽除夕選兵八百人引盃徧勸束苜苻驅揚旗一呼伏鼓盡鳴長矛俠頸白楛碎頭老罷當道豕突無路千繩齊縛一擲得盧是役也同官竊笑大府殉皇

是時總督爲朱文正公

及見公禿馬絳

衫細鎧白隊香爐夾巷鼓吹還營乃悉歎伏其後黔南苗動廣西西隆苗應之絳頭毛面作狒狒之噪赤髀橫裙等獐獐之噬身披羽而成鳥髻置符而爲虎公乃鐵戈拓箐皮箬緣湍具馭繚腹羊之議進馬援頭蝨之章削楓人之瘦梓竹王之胡於是龍登連王相悉降進擊黔賊移營八

渡金甌夜燄木麴夏肥仰浪泊之鷺窺壺口之蛇久之莫  
進公則土豚遏流木驢拒岸冒突露橈衝桔槔而上黃頭  
吳河督板楯而笄鬼彈擊水鹽蟲蔽日白眊旣揮黃間俱  
發王遜之怒裂哈毛寶之血滿鞞僕鑿盡割鹿芎就殲振  
旅而歸於是花翎之賜有廣東按察使之擢郭賀褰帷  
服殊於二千石賈琮上簿計最於十三州於是山東布  
政使之授卽攝巡撫事海岱壯其風雲鄒魯盛其弦誦任  
榛旣開陽津自頌頌之以粵事連染司寇論朱冀州之畫  
像僅留治所李烏桓之拭血猶輸弛刑雀集棘而占復官  
蛇發笥而驗爲將尋以白衣往粵辦博羅妖賊則有伏夜

牙門治頭祭酒黃天黑帝註誤吏民幸其狼狽舉兵蒼黃  
就格而勾漏丹砂莽爲狐兔之穴羅浮白鶴卽弔髑髏之  
山况又劉胡怖兒宗越殺我空巷無人遺黎如鬼於是  
有惠潮嘉道之命煦瘡爲革易呻而歌其逸黨劉敬堂賴辛  
妹等餓鶻爲隊究不事人公則叩智囊底發教鈴下稱妮  
前騶望塵搏頽飲章傳逮立槩竿頭窮里股弁黑丸不警  
先是海盜烏石二郭學顯等六股雕青編漆絕電妖露來  
若鮪鯨竄依瓊結於是成公曲隄箭張酒趙通關飲食刺  
姦亡何公則冒言曰是乃化禾爲莠割肉飼虎不思祭彤  
禦侮之忠恐有盧循裝艦之概抵几奮髯引繩批根鷹擊



毛摯神騰鬼趙捕李崇玉急其黨數百人悉禽惟崇玉脫  
入海卒扼於勢不獲大創於是復有廣東按察使之命戟  
鳥之候稍雪鴈門之騎竹馬之迎猶是任君所養公方深  
威明避第之思促處默還臺之疲胡牀仍掛藥撲不隨韓  
稜過家上冢羊曼留賓設食至京以五品京堂補用旋奉  
使浙江重攬澄清之轡更訪春秋之獄於是光祿少卿  
之授三署執板四行方舉以公事當遷乞病歸其仲子慈  
鶴已成進士授庶吉士劉瓛檀橋馬嚴鉅下西豪之里歸  
厚之門蘭菊生庭槐榆成市不亦譖作譖成歟公強力厲  
於監寐使才當乎屐屨神高慷慨每思立事田豫齟齬未

竟其用其始仕也貧約過甚不乞仙人之藥未賜校書之  
錢臥則枕杜出乃徒步其配戴夫人毗助之晚謝鼎貴不  
問生產雖亟三徑之資頗具十人之饌則仲子慈鶴承歡  
焉公之學問文章久同積玉書翰尺牘亦重碎金政聲威  
稜爲良吏令謨明訓爲儒宗嘉慶癸酉之歲公年七十矣  
夫文武施設古人之亮節令名壽考前世之美談勞績克  
著於鼎彝詩歌不彰於綰綽則操筆之責也懷龍贊之文  
者庶其揚摧而陳之

城東桃花記

錢塘屠君令儀徵余來遊皆以秋冬臯壤搖落濱江多風黃蘆苦竹聲容蕭瑟眺屬之所尠有適焉歲之二月行李至止春微成著天采半吐嚶簧迭奏導於游行紆其幽憂殆非荒乎然猶恒雨相循雞鳴載歎一宵晡暖終朝滂沱瞻蒲望杏遲乎暮春夫乃人偶適同累數非植出郭十里桃花一邨輕舟搖碧酒旗間紅柳沐舒稊鳧引披翁疊舸相送一枝彼穠則見爛漫增冶眇睽入媵白白朱朱十五五嫣然於籬落煜然於林塢歆收笠而碎萼壓女鬟而承跗有飄英於道左或采采於香車錦蹕繡坼雲蒸焰然

連絲无際乃造道士之廬而惕焉日映成霞雨輕如霧陌  
上鶻歸燕謠蜨醉回望林皋不啻粉黛生薰綺羅含粲五  
光十色衣袂猶鮮春臺之嬰洛濱之招可謂尚已夫閱世  
閱人乍榮乍悴直如向者之一瞬而止尚何容心於其閒  
哉不物物而與爲委蛇亦寓形之所取也同遊者錢唐許  
敬王壩諸暨屠師燦

楓亭司巡檢邱君妻陳氏墓表

孺人陳氏世居吳縣洞庭東山爲士族福建僊遊縣楓亭  
巡檢邱君振聲之配二十二而歸三十有三病卒於楓亭  
官舍後十二年邱君以病乞歸又十八年嘉慶丁卯歲十  
一月葬孺人於吳山鳴使子震告於余曰孺人之葬也緩  
而營兆也隘古不合葬於禮無嫌其爲我具族里卒葬年  
月榻諸阡婦人無外行他非所述也邱君與余遊知其爲  
吏廉平閨門雍穆訓三子皆爲長者然則孺人迹雖不顯  
其賢可見已孺人早世不終相其家不及其子之成豐嗇  
之遇或有推移之者而知命者以爲愈於秀眉黃髮曾所

从之不令也子三在修震在保女一適山西吉州知州王  
仲湘孫男某某

紅木軒山水篆印贊

并序

余從同歲友汪孟慈許見其高祖西谷處士標題山水篆印一卷凡足所歷心所賞無不記久不盡存存黃山之乙珞珞行布舊色駁犖黃山之奇粲若揭糞自古摹印官府名姓趨足封識署諾未有若斯之振奇也效衛恒四體書勢贊焉

倉字姬孳抉金剔石秦體村懸繆篆鐵擿斨捩縈絲脚駐碎脈皴仿蚪蜒豐疑蟲辭八字縑垂半通綸曳斗檢札分越章鈴繫姓名剝落官私刻做繫惟尚方之工尉律之史範訛犬旁點舛馬尾雖復虎蹲龜顧玉紐金樂靡考印人

之名氏厥有作者誕惟元明追玉筋於荆璞錯倒薤於瓊  
英懿處士之元賞抒獨往之勝情祇撫琴之模範茜摹印  
于圖經久如青瑤刮刷紫泥布漢辟夔螭而磔盟鬱煙雲  
其膚注乃從連衡獵旁挈內互濃纖在手豐脩如鑄或踈  
踈而伏或笨尊而吐或澁澁結璣或專專垂露方其詰屈  
龍攀虎囚側睨屈強縱其綿逸鸞逝鴻騫長轡聊浪煥靈  
迹於人鳥鈐秘文於時亮迫而觀之若龍節鳥章之爛爛  
遠而望之若金繩玉檢之魂魂洵芝圖之副墨寶篆髓於  
文孫何倅指之足儼與籀篇而長存



處士邱君墓碣

邱之先出吳興烏程者爲清望宋南渡後有知樞密院密  
爲江陰人明初名某者始從江陰遷吳之洞庭東山君諱  
民鈇字韞章父艱於嗣妾姚氏日禱所奉祿神遂有娠生  
君生之日父卒已兩月在繼祿諱病出痘尤殆姚籲天飲  
泣誓以身殉恍惚有人投藥物苦獲差人咸異焉稍長受  
書晨煙夜燈一承顏色以不逮事厥考念母氏艱難一節  
極孝養恐不能報稱誦詩至汝墳之章恫然曰吾世厄於  
仕路不能求斗食榮親敢以博士勤久之業累母十指乎  
乃弃儒服買婦親厠子營甘膳歲時鞠脰上壽爲歡君

兒修美頰髯落落有士大夫節槩好賓客所居得湖山之  
勝招同志觴詠以老娶葉氏再娶陸氏子三長國溶君之  
卒也國溶號于幕曰我家督諸弟荏弱自合歛訖起冢置  
祠一以已貲任之本姚氏以窮嫠延遺孤君與國溶三世  
以貞孝行義著稱且後之食舊德而懋履禠也銘曰  
鵠卵不殿期霄漢寶劒韜精望赤岸窟室昭蘇氣潛扇黃  
埃有福後其纂

書柳仲塗事

予觀釋文瑩所記柳崇儀開事心竊有慨而欲言也五代喪亂生人之道幾於熄矣然是非之公忠直之氣遏焉而莫之發爾平成之主出爲之撥陰暄扇太和杲日一照風氣清夷人材朴古橫目之民莫不恪虔蕩滌以待朝廷之驅策其敢越常度以欺世哉卒有兪唐弔詭之人雖童孺亦梟而逐之聖經王度入於人心者至浹也迨末運所移舍實事求是之學膏脣拭舌陽揜陰箝改易經傳哆然以爲麟鳥之瑞復興斥古今事功爲偏爲雜推其一二憑埽者以爲宗主响愁庸耄方誦習厭苦利其枵腹可辦于是

五  
三  
三

輻輳榮嘉靡然消爛頽波直注禮樂刑賞之天下蕭然無復生意至於澌滅而已嗚呼其既也烈不甚於五代之兵戎乎方開之知潤州也秘書監胡旦爲淮南路轉運使且造漢春秋以五始編年科旨凡例陰侔聖作頗自矜負邀開觀之方展卷開拔劔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邱明而下公穀駟夾數子止傳說師說而已爾何人敢竊比大經必齒吾劔以爲後世狂且之戒旦跳而免若胡旦者幸生廓清塞晏之代不能鼓其邪風而開亦古之遺直哉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曰修於此竊有譴譴惡惡之志是言也可鄙也夫譴者知譴惡者知惡此天彝之不解者也譴

者善之惡者惡之此王綱之不移者也稟於天則千世資  
其理以共濟柄於國自宰相百執事皆贊其善善惡惡者  
爾攘人人共有之心爲一儒生獨斷之志亦過矣德非聖  
位非王而善烏乎善之而惡烏乎惡之嗚呼自修以後何  
益乎善善惡惡之多也安得開之手劔以禡其魄哉

書烈皇小識後

烈皇小識一冊長洲文秉撰秉之父大學士文震孟震孟入閣亾幾爲温體仁所排佗係以死秉爲名父之子故所記十七年中君子小人紛紜膠轉傾軋抵巇粲若列眉之指數惟於袁崇煥被戮不知爲 本朝之閒與羣口之媒蘖而坐以導敵挾欵蓋當日朝論如此洵乎任事者之難也其紀唐王以報父怨殺二郡王被錮亦與史異言賀逢聖張國維行義絕乖本傳就令小小蹉跌從容一死可以蓋愆矣賀與震孟同在史館張爲應天巡撫文其部民固有私嫌耶未可知也其覩縷朝政則班班可考已予竊觀

烈皇帝乘牝牡搆致之巖當羣奸攘袂舐望之焰而金玉其度山淵其幾甲朝開荆棘而梟豺虎毒霧消散赫然見鬱儀之升天宗廟喜於惟馨衣冠慶其假息雖曰天命未改非其英明度越哉洎乎逆案定矣林下起矣九重勵精若惕百爾洗心匪懈國事猶可爲也而小人日伺其隙君子間隳其效漸乃是非回惑舉錯沓亂堂陛遠於巖關君臣猜若敵國渙汗窮於充耳鈇鉞極於駢首於是旁皇宵旰憊莫屬於偃息在牀深宮蔬食彌無厭其腴剝膏血呼號天地曾不改乎言笑晏晏舉天下惟貨是營惟利是擇而委六極之凶於君父加獨夫之號於英明嗚呼王者與

友處亡主與徒處本其股肱心膂曾何足比於奴僕下材  
哉其所以致此極者不知治道也其不知治道以不早諭  
教也長宦官宮妾之手而臨億兆臣民之上無逸之訓不  
陳於前立政之方孰詔於右絲綸復逆皆未聞之事骨鯁  
老成悉可憎之人萬幾叢集品類包藏何從而聽微淺疑  
抱一以式天下哉若所爲啟沃之臣起白屋贊黃扉率呻  
吟酸腐之語類揣摩庸熟之程文優者講求氣類高談性  
命不肖者階而罔利營私於刑賞兵食禦戎保民之大計  
體中憤憤去至尊無幾耳噫嘻君不習五鍾之聲臣不奉  
三策之戒適丁赤制潛移民心思亂欲錯國於不傾之地



下令於流水之原安可得哉然則高帝之儲材養士未必  
食其報而科目之弊至於破壞人材始乎棟橈之凶終致  
土崩之既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答王勤甫及積堂書

勤甫積堂兩君足下損書以樂聞謹論爲誘詞之卑而意之至若不敢自同於儕輩非所以處僕也謙自是美德耳僕年齒稍長此中粗得甘苦雖他人猶將傾筐倒篋况辱交厚如二君敢有所不盡邪凡染翰爲文其始也如惡草之蔓生芟夷旣多或披榛得蘭耳新田旣闢藟種日滋則董澤之產皆美竒鄧林之下無䟽材故求文筆之益要在多作作雖多又當無所愛惜有萬一似者而後出之古人積數十年苦心以之成名以之傳世久遠率用是也今人每笑唐人之詩爲平庸又其多者不過數十百篇少者裁

數篇何儉至是庸渠知其攢眉曷鼻觸籬入甕金錫之齊  
鍛鍊日耗以爲多而不勝母寧以少勝多又庸知今所謂  
警奇者千百年後不更以爲平庸乎其表見有淺淺則視  
其學而已得之而不學猶學書者日取八法而撇捺波磔  
之學詩者日取四聲而鏗鏘鼓舞之無益也百穀草木所  
茂韡者雨露文心所膏潤者經史百家蘊畜不深則操筆  
索然敗氣隨之持錢而入市百貨可得也積學而涉文千  
言立就也鏗而不舍金石可斷也二君之病其始志不堅  
而爲不勤又鮮藥石以下其癥結一吟一詠出於口率拱  
手稱善縱大紕繆亦不欲訟言之凡此者恐傷友朋之心

非推獎之道也今者知之矣悔之矣可不發憤思所以自  
雄乎而年大來哀樂日生可不思所以并力兼營國小備  
敵之方乎古之人因文起義不通經則困於面牆今之人  
鑒鏡知形不讀史則盲而擿埴通鑑一書溫公盡平生之  
學集數賢之長又得胡三省爲之功臣發明實多地理職  
官尤爲該洽宜熟之復之貫串而鈎稽之通古今識事理  
爲學之要無急於此詩之源流自漢魏六朝唐宋諸家以  
次誦習之誦其詩卽效其體誦習畧遍則體製皆通久乃  
擇其材性之近者而安焉孟東野深入心髓陳后山動中  
編墨尤救偏之方也其作之也無畏難而苟安毋一成而

不易其探喉欲出者則棄之索諸杳冥返諸康莊其脫藁也寧澀毋俗寧拙毋佻寧整軋而毋滑易思其不安者尤當思其不能達者古人於一字一句至心死氣盡乃躍然得之有終身不能成章者焉世謂樂天詩老嫗能解蘇長公齒牙間有爐鞴有得其橐本塗乙點竄幾不可辨文章境地有易有難賦才如兩公猶勤心如此况吾儕乎粗舉一隅比諸瞽矇諷詩聊以言志神而明之固不可以筆舌傳也用險字險韻前人精訓故妙體物能達其意而已讀韓蘇二家自知之至末段云云似爲夏生游說者誠自傷不能磨去圭角爲人所踈于彼何嫌彼旣攔然自絕于人

并輒絮絮道見抑狀人苦不自知耳應仲遠自贊泰山太  
守爲鄭公弟子猶不直康成一笑况儼然等夷欲相標榜  
王丹所謂君房有是言而未之許也彼之欲速成固矣惜  
不辨黑白纔搦管函所著如零丁四出獵取浮譽喁然自  
得則亦姑置此倔强不肯降心一僕者何傷乎僕之自揣  
如孤根羈羽一尺之面三尺之喙無以取悅于世已且因  
人之愛憎以爲榮悴其能重輕人乎所謂假之羽毛僕非  
其人謬爲延譽性不能強勿復扇其狡也彼若反而求諸  
學勉爲敦樸謹厚則當以僕爲同志同類也又何嫌乎詩  
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又曰借曰未知亦聿旣耄吾聞人

多矣未見此輩之可與有爲也

又與王勤甫書

欽韓白前作書適兩君子同時垂詢故通關作答不復一  
一區別積堂較足下爲敏其中毒也深足下天資稍遜緣  
向來不曾在名士隊中插腳故所完爲多不過功夫不堅  
緻耳積堂來書深自刻責降心於僕者至矣詞不能舉其  
意反似游談無根者僕固知其無他心姑摘一二使知立  
誠亦貴修辭于僕則了無疑也云僕之示足下者當傳示  
子孫此等夸詞非所慕也僕素不工札翰三錢鷄毛筆作  
鞵底搥代面談耳子孫又安保其識字而望料量及此乎  
又云直諒之義與郭查二君相匹如是則可踧踏矣揣僕



之交分比二君爲淺其言之深有甚于其所言者不知接此二君迎耶拒耶又有大惑者以爲夏生方失意時而毀之必人人相棄至不可謀衣食若此者必羔鴈成行車騎衣服甚都謂雌黃固不能遍聞也萬一齟齬僕當具狀而擔當之乎以今日之夏生爲失意是必卅角之年升諸法從握三寸管使我等蹭蹬舉子白袍鵠立仰望顏色嗤點勒白資其哄笑而後快也抑或處貴介挾金丸策果馬窮士望塵而趨承鼻息仰乳哺一笑千金一擲百萬而後可也不然者未可謂之失意也試以僕之失意時言之僕季二十四五困童子試吳有故郡倅蔣業晉號爲能詩蒙彼

獎賞延於家歲得二十四緡日飯惡草具課四徒遭先君  
喪未旬日則令僕所厚太倉彭君兆蓀作書促曰主賓相  
倚蛩歷相須雖麻衣如雪何不暫詣館迨卒哭一歸澆奠  
亦亡於禮之禮也當日之氣類如此豈不盡然傷心終以  
拂其意不半歲見謝坐是家食者三年親黨調笑謂此真  
溝壑中物矣於此朝求升龠暮攻研削今之寸長可取皆  
疇昔酸涕橫襟一燈欲滅飢腸雷鳴竈觚雞欄間所得者  
也猶憶至日欲得錢四百以供魚菽走歷數家許視其意  
色皆不足語遂空歸遍撿得小釵環數枚質之乃辦僕之  
失意夏生有一相類者耶以今之夏生爲失意便謂今之

僕爲得意可乎同是不伸眉頭一何相憐一何爲乎不相諒也僕木強人不善刺刺作老婢聲雖妻孥亦以爲拘項虞翻固恨無媚骨耳自念二十年來三條黃篋束上肚皮奮於冰牀雪被中推排不去爲世間一老物然百戰健兒出鏃數升膚如刻畫不特不爲主將所知什伍中亦甘心俸刃數之奇耶良自謀之拙也與足下同爲無可柰何之人黃口豎子一朝得志定我等生灰孰非夏生類耶交遊險薄又有甚於此素所憤懣故聊一抒寫足下爲一大息乎得毋以口舌爭勝取憎也

書汪孝子事

汪君喜孫傳其從祖名一崧孝子事示余覽之使人出涕古之割肉療親或有效或無效或創而全或以是死奇偶之數不同其孝則一也不期於全而全不可以死而死其志固已遂天之所以成其孝者一也或謂親疾嘗藥疾甚則禱禮與令甲皆不得殘其遺體若是者愚於孝嗚呼彼孝子之心惟知起其親與身之所得爲而已倉皇危急之時豈顧鰓鰓於禮焉令焉哉彼禮制之不立以爲非常之事事不可以責常人也設令聖人之禮國之律令昭然有此事彼動以禮自持者迫於義所不容已當其際操刀熟視

知必蹙額曷臯呼晷不敢下耳然則此須臾之痛人所不能忍而以孝殉其親者未易言矣任天下之重難惟其精誠所赴不容轉一念也不能緩一間也愚爲智者所不爲而智者卒瞠乎其莫及固不必責一人之爲於人人復可因人人之不能爲而坐一人以不當爲哉若汪孝子者幸而其親遂瘡亦不以創致死然又不幸三年而天天且無嗣族單弱久乃墳墓不可識別吾以爲孝子則已盡其孝天之成孝子之孝不過如此他可勿論爾下之有尤不忍言者割肉而親不瘡已繼以死後之論者以爲其孝自若不視損於汪孝子也又何必不事同於汪孝子而富貴壽

考子孫繁而閭墓顯豈復有軒輶其間者哉汪君今之篤  
行人也蹙然於孝子之宅者三年余以爲子姓之心固然  
微獨親者有賢守令思激揚風俗表其墓而不得亦咨嗟  
有餘憾其於孝子則骨肉歸於土而已矣古之忠賢莫定  
其兆域者何限則汪君之戚戚亦可稍紓矣乎

黃成南行草序

嘗疑陸大夫之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草不香不以  
雕結之長方魁岸自雄并其風土而賤之乎何與後之稱  
說者絕不侔也其翠羽文貝珠璣香藥之屬旣甲天下在  
漢郡縣而租稅之涵濡王化者縣遠然赤髀橫幫仇殺毒  
伎之氣不少衰唐宋視嶺外若異域非左官流人莫之至  
觸目爲悲愁無慘之語山川草木負其英奇自彼視之亦  
黯慘無色上之人視所居如魍魎人如猩猩則其土若民  
亦狃於魍魎猩猩而已矣明世科目仕宦無異中土然鎮  
守之貪殘總巡之邀功則有精夫慙腸狗態乘敲骨吸髓

怨苦而無訴挺劫之爲亂乃草薙禽獮或改土爲流益煽  
相聚所謂鵬勦大征幾無寧歲國家虛匱民不樂生彌甚  
於漢唐然則自置版籍以來五管之內山峒溪究未有若  
本朝之寧謐害氣消而鼓舞長若文人學士宦遊陟踐宜  
其藻繡雲漣雕粉卉羽以潤色太平亦爲鄙夷於古古者  
一發舒其鬱積也豈不偉哉吾友黃樹穀以名孝廉教授  
歲在辛未同縣中丞韓公開府於廣儋之往反十五月次  
其道途所經附以公讌投贈編爲一集皆光英朗練無羈  
窮抑塞之語亦不爲都市屠酤之豪於文爲占錦於音爲  
枯桐蒼蒼浪浪使人神越洵乎其可傳也夫源浙絕江踰



嶺帶海波路壯矣山水人物供眺覽資憑弔不可更僕數  
若其都邑壁壘戰守撫循向之經營顧盼者尚可追尋士  
女風俗玩好珍異向之歌管紀志者猶可參互自非素能  
讀書無以佐其口講指畫不身歷其地亦無以證考古之  
心也俗士於門以外若遡汗漫使之齋油素抒副墨強作  
解事口吻呻吟姚文式之設問周去非之代答土風物產舉  
筆鈍置優劣可勿言爾余與樹穀總角交就其淬厲蘊懣  
寧止乎此然少小攻苦垂垂欲老復可使世不少知之而  
淺嘗之也耶樹穀曰然遂序而刻之

吳溥歷代人物氏族志序

古者貴有常家小史所掌綴以姓類以族別以氏班班可考遭秦之變公侯子孫淪爲皁隸士有徒步析珪便成高門若其七葉四世萬石五公際靈長之祚憑父兄之任雖異春秋之世卿要亦簪紱之胄也魏之九品中正大都依仿故牒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致英俊多淹然舊德繫世藉是蟬嫣婚姻仕宦不容抵欺此閱閱之綱維亦三代之所尚也旣而神州陷沒羶裘部落多竊著姓拓跋起代十姓四部散布朔南膏粱華腴皆其肺附自後關內晉陽王侯將相率非舊族洎入隋唐沿爲貴胄向之山東大姓

過江名閥瞠乎後矣此又官氏之一變也自漢武因降人  
賜姓列代多有千百年後何所究詰故當時譜學尤有專  
門官府私家歲時考葺人物之志高下品彙有帝制所不  
能奪者是則武夫蕃將雖拖紫腰金光榮赫奕而清門甲  
族涇渭自分雖侈動格莫競衰宗則譜牒之職於掌故者  
非細也宋承五代之亂衣冠淪替門第相高其風衰矣士  
大夫亦闕焉不講惟三館所儲猶未散佚修唐書者得采  
以爲表久而遂爲絕學鄭樵爲氏族畧高自矜許至抄寫  
史文猶多繆誤安能次第貫通如李守素韋述乎逮蒙古  
色目雜處編氓益贖亂不可考每笑近之碑銘家乘不能

舉其世數擇一二顯者援爲自出郭崇韜之拜汾陽習而忘其醜固矣升降顯晦之故豈非世變主之歟古書之著者王僧孺路敬淳等悉不見僅存林寶姓纂明代凌氏萬姓統譜盛行取蒐羅纖悉而已同縣吳溥先生以高才生老而勤學取周秦以來姓氏竟二十二史及他傳記名字之彰彰者部分而類集之因林氏之以韻爲編而汰其傳聞失實仿凌氏之以人附姓而畧其荒裔不顯或一姓而異望一望而異房皆次其雲初統系唐太宗所謂憑据史傳考其真僞儼然知人論世之學有識者歎其讀書稽古銖積寸累非數十年不成也病困伏枕泫然以覆瓿爲慮

付其猶子鶴鶴緘繩儲精銳欲刊布請序於余嗚呼斐然  
之思古人所難寒士著書捫枵折櫛筆秃紙窮生於其中  
難又甚於有勢力者卒不獲共白於世列作者之林深松  
茂柏間能無嗚咽旣痛逝者行復自念榻而書之非責在  
後起乎雖不足取重於左思亦聊以解疑於曹罔爾

幼學堂文稿卷四終